

奇人

辜鴻銘

二卷

钟兆云 著

会瓦德西

孤身一人力退八国联军

与泰戈尔共获

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怒斥袁世凯

辞外务部左丞

挂冠为民



中国青年出版社

钟兆云 著

奇人辜鸿铭

二卷

目 录

第一章 被污辱和被损害的

- 一、新千年新鲜事：大清国欲行另立新君，自家的事竟遭
外国公使严正警告，而疆吏也多有反对 (1)
- 二、异曲同工逼出“东南互保” (8)
- 三、谈判桌上显风流 (18)
- 四、沪上流浪 (27)
- 五、为慈禧辩护 (39)
- 六、又一个谭嗣同在武昌身首异处 (48)

第二章 臣子恨

- 一、李鸿章和庆亲王吃惊不小，区区辜鸿铭竟降服了恶魔
般的联军统帅瓦德西 (56)
- 二、枪口下救百姓，联军司令部里初会赛金花 (69)
- 三、京城邂逅爱米，辜鸿铭愤然有声 (81)
- 四、爱国者和卖国者 (93)

第三章 体面和尊严

- 一、“美杜莎”一般的眼光 (108)
- 二、不愧为爱国者，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 (116)
- 三、新任巡抚领教嬉皮怪味。马蹄踏破老人心 (129)
- 四、非常有损自尊的事 (139)
- 五、留学种种与念书做官 (151)

第四章 利害相随

- 一、戏罢袁世凯,再讽西太后,更何惧端老四 (164)
- 二、清官知府为贪巡抚上奏说好,新任道台偕老友古琴
台上说知音 (173)
- 三、张之洞伤悼旧日弟子,辜鸿铭讥诮小木屋文明,突
遭遣返为哪般? (180)
- 四、诱惑 (187)

第五章 京师行

- 一、在北洋大员前,辜鸿铭细说练兵要旨;身处京师,嘲
讽天下督抚爱吹牛 (198)
- 二、张之洞会商学务,辜鸿铭力促御史弹劾庆亲王 (206)
- 三、意外 (214)
- 四、为廷杖辩护 (221)
- 五、喜忧参半:既获官位,痛失贞子 (229)

第六章 沪上看台

- 一、怎么又是你 (241)
- 二、所见所得所感 (248)
- 三、洋员贪污的背后 (257)
- 四、立宪葫芦 (266)
- 五、科举之废·官商和夷人 (274)

第七章 旧雨新欢

- 一、天命之年 (287)
- 二、德国学者卫礼贤 (296)
- 三、在上海旧县城,归国博士了解了中国现状 (303)
- 四、淑姑痛经、盛宣怀痛首,德王子痛心 (313)
- 五、中国哲人谈中西礼教 (324)
- 六、协办南昌教案既输,受理黄浦沉船案终赢。离沪赴京

时,百姓送上万民伞	(331)
第八章 外务京都	
一、新任军机两大臣	(341)
二、无所畏惧,睥睨权贵	(349)
三、知经不知权? 知术不知权?	(359)
四、乏事可承,上书帝后,再次得罪袁世凯	(368)
五、在京师政坛,辜鸿铭的师爷气又发作了	(376)
六、洋人互攻我开心	(387)
第九章 伤心挂冠	
一、洋人们疯了,竟敢在天子脚下抨击中国皇太后	(397)
二、双重国丧,辜鸿铭为摇摇欲坠的政体辩护	(407)
三、天下之道只有两端,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	(414)
四、爱之深,言之切	(424)
五、名相不能瞑目九泉	(433)
六、罗振玉伤心拯救敦煌国宝	(443)
七、既赏文科进士,而终失望离京	(452)
第十章 国变哀歌	
一、故人把酒,南洋公学监督倾心相奉两著作	(463)
二、查理夫人回国了,托尔斯泰死了	(471)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清国之亡已是大势所趋	(482)
四、逆流而动	(489)
五、你们可以不佩服我,但绝不可污辱我的人格!	(500)
六、“没有皇帝坐龙廷,中国还叫什么中国!”	(512)
七、生命主旨	(520)
第十一章 蜉寄留痕	
一、东渡扶桑,无功而返	(529)
二、亡国忠臣	(540)

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君子之交淡如水	(548)
四、遗老遗少们	(559)
五、重要的来访者:哲学家盖沙令伯爵	(569)
六、世人皆醒他独醉	(579)
七、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588)

又一次分牌，辜鸿铭破天荒得到一副好牌，吃一张打出一张后，得了一副全万，眼看就要和牌，他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神色。正在心想事成，对面打了一张万牌，辜鸿铭不禁大声叫道：和了，和了，清一色！哪知坐在上家的郑孝胥嘻嘻笑道：我拦你的头。辜鸿铭以为郑孝胥在开玩笑，等牌摊开一看，果然是一副平和，恰巧被他拦了一个清一色，顿时气炸了肺，道声什么鸟老乡，抓了一手牌，哗啦啦扔了满桌。

郑孝胥字太夷，亦系闽人，工诗善书，尤以书法自成一家，曾靠卖字创富，他人又生得长身隆准，仪表堂堂，以湖北候补道人张之洞幕下，颇受器重。他和辜鸿铭接触不久，又是初涉麻坛，不太了解他的牌德，见他如此奚落自己，一时也生起气来，霍地起身，就要和他交战。梁鼎芬忙在一旁拉了他的手，温和地劝道：太夷，你莫和汤生计较，他就是这副鸟脾性。凌仲桓也根本不把辜鸿铭的发火当一回事，脸上还挂着开心的嘲笑，问道：汤生兄，还玩么？这倒让辜鸿铭止住了开骂，忍痛起身道：你们这帮万恶不作的家伙，把老辜的口袋都给掏空了！咳，一输三，不玩了，不玩了，今天谁请客？

四人便来到就近的饭馆吃饭，叫了酒点了几道菜，边吃边闲谈。梁鼎芬刚从沪上回来，说的都是政事要事：皇上去瀛台“休养”圣体迄今也有一年多了，老佛爷第三次垂帘听政，原也无事，前几日听说朝臣密奏“废立”，老佛爷似乎有意于端王的第二个儿子溥隽。嘿嘿，溥隽这小子，别的不会，对“读书”二字更加视如冤家对头，惟肯用心唱曲儿，无论徽调、秦腔、昆曲以至街巷俚曲都能胡乱唱几句，正合了老佛爷的心意。

大清国竟立这样的混小子为皇帝，国体何在？郑孝胥听得脸色凝重，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唱曲和治国，可是两回事……

邻座一中年汉子在唾沫横飞地说着义和团的事，旁边围过来一群人。听的人愈多，那中年汉子说得愈加眉飞色舞，声情并茂：自甲午战败，李鸿章与日本订了马关条约，割了台湾。这个小日本呀，人心不足蛇吞象，竟还要加上辽东。民情激愤，山东人张鸾就竖起了

“义和拳扶清灭洋”的旗帜到处传教，他女儿自称“黄莲圣母”，招了一队妇女，穿上红衣红裤，举着红灯，说洋人枪炮虽然厉害，只要把红灯一照，洋人就自己完蛋了。一听客听着听着浑身来劲，凑上脸来嚷道：这下可好了，找到了治洋鬼子的利器了！却也有人听得狐疑：真有这么神？那中年汉子仿佛受了污辱，几乎要跳起来了：那还有假？我都亲眼看见过的。那张鸾头领呀，还和他的女婿造出一种灵符，令各人佩带在身上，临阵时刀枪不入！他这一嚷，直让大小听客惊讶不已。

哈哈！辜鸿铭听着，终于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满嘴的酒饭喷了一地：照这么说，国家也不必练兵了？天下哪有这样的新鲜事！

但天下的新鲜事却着实不少。

新的世纪到了，把持了大清朝政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也想玩出一些新花样来，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另立新君。这本是她自己说了算的事儿，不意却遭到英国公使的严正警告：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使西洋各国内部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法国公使也持同一种论调，并坚请派医诊视，得出的结论是：皇帝没病。

废立事在大清疆臣中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考虑的当然绝不是辜鸿铭之辈所想的。一个好的政治家，每走一步棋，至少要看到后面的三步，甚至要看到终局。结合赵凤昌、梁鼎芬等人的分析，他感觉，废立这事儿，如果真定了，危险万状，各国驻在北京的使臣，会首先抗议，各省疆臣仗义声讨的，也会有人在。这样一来，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又要再起兵戈了，生灵又要遭受涂炭，这于国于民的危害，着实非同小可。再者，端王那儿子，他是知道些的，这个庸才怎能治国？不同意废立吧，那就是同慈禧太后过不去，这么些年，她可是一直宠着自己的，尤其是戊戌政变后，天恩浩荡，没有追究自己这个“康党”，直教他感激涕零。何况，万一她不听自己的谏说，一意孤行要行废立，那新主可不就要找自己的麻烦？失宠事小，

生死攸关。自己岂能认栽！赵凤昌说的有几分道理，太后在欲行废立之时，调李鸿章远离京枢，远去南疆，其实就是怕他反对废立，弄个两不痛快。

精于宦术的张之洞发现自己进退两难。正这样左思右想、不得要领之际，忽听得门外数声炮响，紧接着张彪来报：两江总督刘制军前来拜谒。刘坤一此时来鄂，所为何事？张之洞眼珠一转，已知就里，急命大开暖阁相迎。

督署暖阁整夜灯火通明，两个长长的身影挂在壁上。两位权重一时的封疆大吏密谈良久之后，张之洞两眼狐疑地看着刘坤一，仿佛在问：你也会反对废立？刘坤一会反对废立吗？张之洞这个问号有其来由。在不久前的那场变法中，刘坤一不仅公然抵抗光绪皇帝的“明定国是”诏，还屡上劾章，揭露康有为们欲借改革而谋政的企图，并对光绪皇帝的激进改革提出批评，认为若不及时回头，必将遗患无穷。这当然触怒了正处变法兴头上的光绪皇帝，一纸严诏，通报全国，把个军功赫赫的三朝老臣，骂个狗血喷头，并让他写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朝局既已翻覆，太后再行秉政，刘坤一本该大反光绪皇帝，以雪戊戌之辱，可如今面对废帝信息，他居然反过来维护皇帝的权威，岂不是有违常情？

刘坤一当然知道张之洞心中的问号，他大大方方地迎接住对方的目光，四眼相对，碰出火花，张之洞连忙先行躲闪开了。

粗率耿直的刘坤一，说起话来调门极高，操着湖南方言，掷地有声：端王那儿子，能治国吗？再说，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儿子，母子天伦，就算有了矛盾，岂有不能解决之理？皇帝的改革原本也没有错，错在激进。今天的国事更不能乱，必须安定。说完，他看了看张之洞，婉转而有力地说：洋人犯难，疆臣又不服，估计朝中会重新考虑这一重大决策的。

张之洞听出了刘坤一此话的弦外之音：大清王朝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已然削弱，地方督抚的独立自主权正在逐步增强，在一些问

题上已不再是俯首帖耳的奴才，而是挟中外势力以自重的名副其实的疆臣大吏。就说李鸿章吧，中日战争前他一直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管着大清朝的洋务和外交。战后虽失去直督要职，多年赋闲，但饿死的骆驼比马大，每逢重大决策所说出的话，分量犹重。慈禧太后在欲行废立之际，调他远离京枢，就是因为他反对废立，这亦可看出他在朝中的影响。而眼前这位两江总督刘坤一呢，他本属于曾国藩湘系，曾国藩死后，湘系权势大大打折，他一直都是默默无闻。但甲午之战，北洋丧师，李鸿章失势，虽说仍是百足之虫，毕竟少了一半鳞爪。在这历史空隙，刘坤一乘虚而起，领兵远赴国难，声望骤起，成为国之干臣。刘坤一当然以张之洞为重，把他同列为一言兴邦的大僚，否则他就不会亲来武昌说项。

一时间，张之洞被激得浑身热血沸腾，朗朗大声道：好，香涛愿与岷帅联衔电奏朝廷，反对废立！

刘坤一大喜，伸出手掌，张之洞笑着把自己的手掌拍上去为誓。

两人联署的电报既发，目送刘坤一离开署衙门，张之洞在凉风中站立良久，心绪莫名地浮躁起来。他在院中来回踱着方步，反复地盘问自己：这做法妥吗？太后对自己有特恩，何况现在毕竟是她执政，别说自己的身家性命，就连皇上、整个大清国的性命，都捏在她的手中……

这么一想，张之洞忽地感觉到自己过于书生意气。都什么年纪了，还凭三分钟热血搞政治，公然发电和太后唱对台戏，岂不是以卵击石，要有多危险就有多危险？自己今后的命运和前途可能就栽在这封电报上。想到这，虽是严冬，他额头上还是沁出了冷汗，忙用袖子揩了，高喊一声张颉绵。他声音大而急促，连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张颉绵应着四太爷，急急来到跟前，只听张之洞咬着嘴唇，面如土色地低声相告：刚才那封和岷帅联署的电报，务必要在到上海电报总局前追回，如转发到总署（外交部）去，就来不及了！

张颉绵见张之洞急得不得了，哪还敢多问，立时就飞奔出去，到

电报房去了。幸好，那封电报还没有转发到总署。

捧着半途拐了个弯被追回的电报，张之洞如释重负，大大松了口气，拿了笔赶紧划掉了自己的名字，并告张颉绅如何如何通知刘坤一。

听得此情，刘坤一呆愣了半晌。本来说好两个人同上战场的，没料张之洞却中途溜号，可能发生的所有风险，便都落在自己的头上了。

张南皮临阵脱逃，岷帅又何苦独挽狂澜！刘坤一手下幕僚劝道。

刘坤一摇了摇手，道：张之洞这个人哪，看见小事的时候，他勇敢极了，看到来了大事，他就胆怯了。好吧，他的性命姑且留下也好，以后或许能对国家有更大的用处。我老啦，有什么好怕的！

刘坤一确实老了，今年已入古稀之龄，他多年封疆一隅，既无人主中央的希望，也无此宏大理想，当世所求，惟名声为重。他自知自己的政治黄金时期已过，眼下最重要的是考虑给后世留下什么样的遗产：是留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于是，随着年纪愈大，他孤高自清的品性就愈发显现。他珍惜自己的声誉，为此不怕得罪当朝权贵，而实际上，他不管巴结或是得罪朝中的权贵，对他那已经不再有什么政治奢望的仕途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刘坤一清楚自己的政治生命处在怎样一个阶段。他橐橐地踱了一圈步，双手在胸前握成一团，目光炯炯地看着幕僚，朗声道：就以我个人的名义电告荣中堂（荣禄），加上一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

刘坤一的电报内容传出，其“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被誉为一言兴邦的名句，传诵一时。辜鸿铭对前半句尤为感慨，觉得不仅表白了刘坤一坚决反对废立的态度，更体现了他誓死捍卫纲常名教的立场。当着同僚们的面，他少不得要发一番议论：岷帅看到深渊，还要往下跳，真是公而无私的良臣。无私才能无畏，可多数政治家终其一生，难有无私无畏的一时一刻，究其原因，乃因为重利害而轻是

该一概格杀勿论。

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恐惧,照会清廷在短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净尽”。慈禧太后破天荒地冷冷地对洋人说了声“不”。德、英、法、美、日、俄、意、奥即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军队进入京津地区。

一夜间,中国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街谈巷议纷起。武昌城内,说七道八的也大有人在。这天,辜鸿铭、梁敦彦、凌仲桓等人围着从上海回来的梁鼎芬,探听最新消息。

我说个真实的笑话,是人都会不会相信,尤其是像汤生、崧生这样跑过外国的人。梁鼎芬娓娓道来,前些时候,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对一个获派外任前去辞行的门生说:腊月边你回来的时候,北京就太平了,那时鬼子都杀尽了。那门生道:地球上国度很多,洋鬼子也很多,杀尽他们可不容易。启秀却嗤笑道:你也中了鬼子的计么,天下哪有这么多的外国?他们说的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等等,都是几个人假装什么国来吓我们的!只要义和团把北京的鬼子杀完了,他们的国也就没有了。你们说,这样的大臣,可笑不可笑?

大家都听得哑然无声,大清国可笑可悲的事多着呢!辜鸿铭前些时候不是说过了嘛:老百姓把义和拳说成神拳铁拳,朝廷竟也不辨真假,况且,依照万国公例,使馆区怎能放火乱攻?最为要不得的是,这恰恰为列强侵略中国找到了最好的借口,洋人实际上惟恐中国不乱,现在倒好,一乱就全乱了。沉默良久,凌仲桓才叹一声:咱这样的国力,拿什么和人家八国打?到头来还不是割地赔款了事!梁敦彦附和道:是啊,我国自甲午以后,财尽兵少,强弱之势十分明显,一旦开战,如何了结!

八个国家一起来侵犯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抵抗?五年前,单单一个小日本都没能打赢,何况如今是一敌八,如果打起来,中华生灵弄不好都要水深火热了。辜鸿铭听了他们的议论,寻思这仗确是万万不能打的。他看着梁鼎芬,问:朝中就没有大臣反对开战?

听说太后曾就此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商讨对策。主和的官员当然也有，礼部侍郎许景澄就是一个；可主战派却人多势众，他们受了端王载漪的迷惑，说什么对外宣战，顺应民心，有义和团和董福祥，驱逐洋兵绰绰有余。看来，太后八成是要向八国宣战了……

朝廷尚未下达宣战谕，六月中旬，英国原驻汉口领事、现驻上海总领事华仑忽然前来武昌拜会张之洞。他代表英国政府向张之洞和刘坤一发话：中国的局面是严重的，长江流域如果发生北部中国的动乱，将引起我国的巨大损失。如果两位总督能够维持长江流域的和平，我大英女王陛下的政府将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

张之洞对此未置可否。在中法中日战争中坚定主战的他，一连数夜未寐，屡经权衡利弊，还是倾向主和。几天后，英国驻汉口新领事法磊斯奉英国外交大臣的指令，又来拜会张之洞，再作申明：总督阁下，奉我国外交大臣电示，贵国长江流域如发生变乱，可由英国海军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还告诉他，刘坤一总督已经同意接受援助了。

长江流域当然需要和平，才不至于让好不容易办起的湖北新政毁于一旦，但怎么能要英国的军事协助呢！刘坤一这个人也太傻了，要了人家的协助，弄不好要承担“引狼入室”的罪名。张之洞心里这般寻思，但他是个聪明人，极擅于外交辞令，形之于口话语极其婉转：本总督决意同两江刘总督齐心协力，维持好长江流域良好秩序，并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但如果贵国派军舰进入长江，将引起中国百姓惊骚生事，而别国援照效尤，势必也要派军队跟来，那好比火上加油，届时长江流域的秩序将发生何样变化，我就不能负责了。

听完辜鸿铭的翻译，法磊斯愣了一下，眼前这位中国总督果然是个老辣的政治家。他脑筋一转，道：我们可以先和别国军队达成协议，不许他们作任何形式的插手。

张之洞笑了笑，绵里藏针道：有本总督在此，湖北还不至于发生什么重大事情吧。如果真闹起什么乱子处理不下来，本总督会马上

同领事先生商量援助的。

见法磊斯半晌不语，辜鸿铭一旁道：总督是位强有力的行政长官，他自信有足够的力量维持长江流域的和平，请领事先生放心。

法磊斯沉吟道：那好，我立即电奏我国政府，谨慎从事，军舰暂不进入长江。

法磊斯起身辞别时，窗外透进的阳光照射在腰中佩剑上，闪耀出灼人的光芒。目送他们一行人离去，张之洞问辜鸿铭：汤生，我倒觉得纳闷，外国领事本属文职，何以穿制服时却总要佩剑？

辜鸿铭答道：这是因为他们皆为士人，这种士，当然不同于我国一般意义的文人学士，而是那种当兵服役的士大夫，也就是武士。

文职人员佩剑，倒也是激起忠义之气的办法。张之洞点头称善，尔后道：看来今后武备学堂的所有学生，都必须换上军服。

辜鸿铭看着张之洞问：香帅切实要保护长江流域的洋人？

张之洞点点头，他相信自己的决定是对的，这样方能使西方列强再无借口染指长江流域。

送走辜鸿铭后，他来不及休息，当即给刘坤一发出电报。在说服刘坤一放弃接受英国的任何军事援助后，又和他联名致电清廷驻英公使罗丰禄，请他转告英国政府，长江流域的和平完全可以由两位总督维持，暂时不需外援。接着，张之洞致电江苏、四川、河南、陕西、江西、安徽、湖南各省督抚，云此时防御外洋，不如先清内匪，若东南各省再不能保护西人，则长江危矣；中原各省不能预防拳匪滋漫，则流寇成矣。然后他向所属文武官员下达了命令：对一切敢于闹事者予以实力弹压，管他是不是义和团。

做完这些后，他再次向英国领事保证：我湖北已添重兵，并严飭各州县拿匪，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护。

张之洞采取如此措施，使英国妄图染指长江流域的企图，再无借口。

但英国人并不傻，谁知道这位总督会不会有一天出尔反尔呢？

他们需要从他那里拿到一纸“条约”，使他们在长江流域受到的保护在法律的意义上生效。

张之洞同意了，他当然没有想到，身处上海的盛宣怀已经开始筹划这件事儿了。

英国人希望长江中下游安定，盛宣怀更是如此，可以说，他对时局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张之洞。这位常州籍的“空头大佬”，在官商之间左右逢源，此时已一跃成为上海势力的“标帜”。他除了控制全国的电报事业，还独揽轮船、银行、邮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权，一句话，他成了实际操持中国所谓洋务权力的人，连洋报都称其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的天才企业家”。愈是富有的人，愈怕社会动荡，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手头持有数不清的各种实业股票的盛宣怀，当然不能例外。

动乱偏偏发生了，而且还要进一步蔓延。六月十九日，身任全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接到了来自北京总署的消息：昨天，太后已决定向列强宣战，并已拟出《宣战谕》。谕中命令：各省督抚，“召集义民”，组建义和团，共同打击洋人。

以一国之力，要和西方所有的国家交战，把整个西方世界视为敌人，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在力量对比上简直是笑话。朝廷简直是疯了！太后简直是疯了！盛宣怀接电后，呆愣半晌，咽了咽口水，当着幕僚的面，狠狠地骂将起来。

开骂之后，便是身陷慌张。动荡一旦波及长江中下游，那可如何是好？自己投资的银行、航运、矿业等实业多在这里呀！他寻思，当今惟一的出路，就是说服东南督抚共谋东南和平之事，化干戈为玉帛。只不过，这么个天大的使命，让自己一个电报局督办来办，谈何容易！何况自己还不是朝廷大员，与西方人谈判保卫东南之事，不便由自己出面。

幸好盛宣怀非凡人，他乃当今中国第一官商，一头牵着朝廷及各部，一头抓着中国洋务的三大支柱——轮船、铁路、电报，他的能力要

多大就有多大。经和幕僚一番苦思冥想后，他急电苏州、镇江、南京、安徽、芜湖、九江、南昌、武昌、汉口各电报局，密令他们对宣战诏旨压住不发，旋即致电放任两广总督的老主公李鸿章，一面报告北京近况及上海各国领事之动态，一面大谈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云：依我看，自六月六日以后，朝廷的决策就被义和团和他们的扶持者所把持了，朝廷下达的谕旨，恐怕有的不是皇上和皇太后作出的。以后的事态发展，一定会像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〇年那样，先是慷慨激昂，然后是眼睁睁看着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最后还是投降了事。现在，我为疆臣计谋，各省如果召集义和团和西方打仗，其结果一定是同归于尽。为保全东南半壁江山，你们诸位东南的大帅，似应定一个权宜之计，一方面要安定西方各国之心，一方面也要不背离朝廷的谕旨，总之是应联络一气，以保疆土。希望傅相立刻给予指示。

电报到达李鸿章手中后，他立刻将之转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次日，朝廷正式下达《宣战谕》，焦灼之中的盛宣怀终于收到了李鸿章的复电，云六月二十一日《宣战谕》是伪诏，我广东坚决不奉命，希望你把这封电报秘密转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

盛宣怀拉了大旗，接下来他就要将之做虎皮了。随着他的一声呼唤，张謇、沈曾植等官、商、买办，以及维新党的人物从全国各地向着大上海急驰而来，靠着洋务运动带来的好处，或坐火车，或乘火轮，仅一夜工夫便赶到盛宣怀的愚宅。此时赵凤昌、汪康年等已然安坐，于是盛宣怀主持会议，研究如何动作。

盛宣怀首先亮出李鸿章的电报，向大家报告说：李傅相认为，朝廷的《宣战谕》是乱命，不能有效！

张謇接看电报，说：在此紧急关头，李傅相以总督之尊，敢于断然拒绝执行《宣战谕》，实在勇敢过人。

沈曾植点点头，尔后道：比及勇敢，李傅相更见精明，他的电报表明，他的拒绝决不是“抗旨”，所违抗的不过是“伪诏”而已。要知道，在此之前，已有长江下游盐梟徐怀礼，以“两江两湖大元帅徐”的名

强的联合力量？

张之洞脑海中一片空白，还没理出个头绪来，就见梁敦彦和辜鸿铭匆匆赶来，气喘吁吁道，朝廷宣战后，英国军舰已经分驶汉口、南京、吴淞口，其余列强也对长江中下游虎视眈眈。他们果然有一手，防我动作！张之洞心里想，看来起兵勤王，真是螳臂挡车。该怎么办呢？他看着两位幕僚，道：如今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知你们有何见地？

依我看，当务之急是要早日采取措施，与列强达成谅解；若等他们的水师占据长江后再作保护，东南大局去矣！香帅，我倒有个江南独立想法。辜鸿铭这些天跟着张之洞与英国人打交道，从双方的谈话中已然感觉出了形势的严峻，对张之洞的想法也有所了解，因此痛快不绕弯子地说。

江南独立？张之洞颇感意外地看着辜鸿铭，那眼神仿佛在催促他快快请说。

江南各省声明独立，暂作缓冲，积极备战，避免敌人乘虚而入，派海陆军进攻我广州上海等沿海诸大城市，深入湖北腹地，从而扰乱中原。同时，我们要乘机尽快整军备战，并唤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争取最后胜利。如香帅牵头发起江南独立，则于国于民都是好事，将来必可青史留名。

张之洞沉吟稍顷，点点头，俄顷又面露难色：这条计策好是好，但我等宣布江南独立，岂不是反叛朝廷？

梁敦彦一旁道：是呀，冒犯了太后，怪罪下来，谁能吃罪得起？

香帅忘了“法不制众”的古话吗？江南独立虽由你牵头，但应该看到，由于利益所在，这长江流域的官商们，哪个不巴望你早日发布独立宣言？这样，他们就能继续挥金如土，享受荣华富贵。此外，香帅还可联合岷帅和李鸿章等人，他们都是太后眼里的重臣，有他们和你站在一起，还怕太后怪罪？况且，现在大敌临头，一切得以社稷为重。